

人教版最新课标课本中收录的作家
引爆少年的文学美感与激情的文本

台阶

李森祥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台阶

■ 小说集

李森祥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阶/李森祥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7

ISBN978-7-5006-7242-5

I.台... II.李...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8919号

责任编辑:金小凤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64065904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60×1280 1/32 7.25印张 2插页 164千字

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7000册 定价:17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本作家自己精心编辑的小说集。

一个懵懂少年，怀着对社会的美好愿望，

出发去寻找他心中的理想……

许多年之后，他终定居于都市时才发现，

他所引以为自豪的诚实、信任以及幻想等能力正在丢失。于是，他再度从童年出发，

回到曾哺育他长大的村庄，与那里的人开始重新生活与交往。他从父辈们生存的智

慧、憨厚、勤劳甚至狡黠中再度捕捉自我血液中流淌的原生物质，从老师、乡邻那

儿阅读最初的互助和给予，从玩伴以及植物、昆虫身上体验原始的纯真与浪漫……

田园不是作家精神的归宿地，但通过这样的寻找，作家回到了纯真年代，那些远去

了的人以及逝去的岁月，是那样地充满温情与人性关爱。当作家用憨朴有致、疏密

相间的语言与细节叙述这一切时，他让自

我的心灵也开始具有净化的能力。

作者简介



李森祥，男，浙江衢州人。1974年入伍，1999年转业。曾为军旅作家，现为浙江嘉兴市艺术研究所所长，嘉兴市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86年开始写作，发表并出版长篇小说《传世之鼓》、《铸剑》，小说集《台阶》、《十八里营房》以及数十篇短篇小说。

近年开始涉猎影视写作，主要剧作有电视剧《无名的功勋》、《民族英雄马本斋》等，并任《天下粮仓》剧本策划，《玲珑女》艺术监制，《至高利益》制片人等。

责任编辑:金小凤

封面设计:刘守卫

插图:海 涛

中国文学不乏伟大的母亲形象，而父亲却令人遗憾地缺位。

父亲，或者故乡，其实是我们人生起步时的第一个台阶……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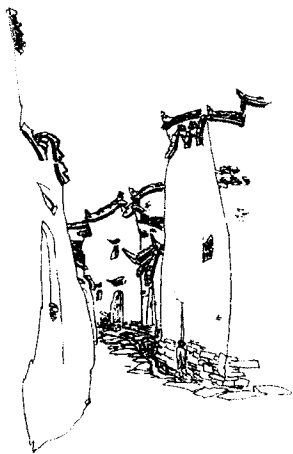
算 盘	001
玉 牙	010
字 墨	018
犁	029
拳 手	034
雀 巢	050
台 阶	062
灯 笼	069
横脸肉	079
荷 花	090



癩 子	105
烂秀才	113
癩子女人	125
麦 凳	136
家里来了个女知青	146
看 瓜	160
踮脚叶凤仙	176
来歪头	192
胡琴痴	201
连升豆腐脑	212



算 盘



陈老师个子很高。他常穿一件灰布中山装，两肩膀瘦塌塌的，背脊骨却像竹竿一般直。

他讲课时，一只手搭在课桌上，另一只手的指缝里，就夹住一颗粉笔。他的手掌片开后，奇大，白白的，筋凸出来，薄薄的像菜刀。一堂课结束时，他粉笔一丢，两手掌合住，相互擦一擦，沙沙的。那声音很像剃头师在刮布上刮剃刀。

我入学前，常牵着爷爷为生产队放的牛，到学校门口的空地上去松蹄。在教室的门边，我对着牛屁股踢一脚，喊：陈算盘！待陈老师探头探脑往外看时，我和牛已经隐进人家屋舍的角落里。

陈算盘是老师的绰号，村里人背后都这么叫他。他的真名，却

很少有人知道。我八岁时,爷爷说:你也该到陈算盘手下去学几年了,拨得活一块算盘,好管今后一辈子。

这陈老师是块活算盘,经他手教出来的学生,个个算盘珠上走得了马。的的得得,的的得得得,珠子炒黄豆一般响成一气。学生家长听了,笑咪咪的,说:日他娘的,光听这声响,心里就怪味道的。

教室是祠堂改的,先前叫王家祠堂。过去王家发过一阵子,是大户。快解放时,王家败了。这祠堂归公家所有,开过大会,办过大食堂,住过工作队。一九六四年办小学,祠堂空着,队干部说:现成的,摆几张桌子,比镇子里的学堂都好。

我去读书时,祠堂里开了三个年级。一年级十六人,三年级七人。三个年级摆在三根母猪腰一样粗的祠柱间垅里,老师站在中间,被祠柱比着,他就显得更细。他脸上紧绷绷的,给一年级上拼音课,他喊:啊——十六个学生就“啊——”参差不齐的发声,在祠堂的梁柱上缠来绕去。不知是燕子还是麻雀,在声音的空隙中穿进穿出。

其他的两个年级就自学。

下课后,老师要到房间里去休息一会儿。祠堂有阁楼,老师的房间就在阁楼里。他爬楼梯时,很吃力的样子。咯——咚,咯——咚,好一会儿,才看得到他的头快碰住楼梯顶部的一根横梁。老师举起一只手,掌片子在横梁上挡一下,然后头再移进横梁里去。我弄不懂,老师为什么不弯一下腰,非用一个比较吃力的动作。

上课时,老师不敲钟不吹哨。他的头又从横梁内移出来,脚就从楼梯上下来,咯——咚声比上楼时响,弄得祠堂里回声很大,学生们远远就听见了。到他下最后一级楼梯,我们已经坐好。

哭虫欺我是新生,将一条蚯蚓灌进我的领口里。蚯蚓在我背脊

上蠕动，滑腻腻痒酥酥的。不敢叫喊，就拱背，想赶蚯蚓爬出来。结果我越拱，蚯蚓蠕动得越乱。我终于忍不住，委屈的泪水就出来了。老师正讲着课，忽然对我瞟一眼。他捡过一颗粉笔头，薄大的手片子一晃，粉笔头划出一条白线，朝我这方向飞来。我心里很紧张，却没料到粉笔头正好弹在哭虫的额头上。哭虫的额顶，就有一颗黄豆大的白粉点。

哭虫挨了弹，就接了命令似的，很老实地到我背上抓蚯蚓。他像抓泥鳅一般，用三只手指头一钳，我背上疼了一下，蚯蚓被他捏牢，我背上的一条瘦筋，也差点被他抓掉。哭虫把蚯蚓放进袋里。他是不敢丢掉的，要带回家给家长看。哭虫无父母，只有姐夫、姐姐。但也少不得挨一顿骂。

这是老师数年做出的规矩。父母以及大人们，想晓得孩子这一天是否好好读书，见有白粉点，就晓得个大概了。然后就喝一声：如实讲来。有谁想要滑头，将额上的白粉点偷擦掉，那是白费心思。老师总能晓得。第二日上课时，再弹一颗，比先前一颗重。如此一二三，一颗更比一颗重。到了第三颗，石击一般，学生就吃不住了。

老师弹粉笔头，得力于他打算盘。那些算盘珠子，被他左右开弓的两只手弹开拨拢，噼噼啪啪的，他眼睛都不大要看，你不知他的几只手指怎么颤一颤，粉笔头已经到人的额上了。

我爷爷得知哭虫欺侮我的事，说：陈算盘这个人算得是个讲公道的好老师。他就包了二两好烟丝，让我拿给老师。老师看了烟丝说：这烟丝蜡黄，哪里买的？我说：爷爷种的！老师就赞许地点头，用手指撮出一小撮，将其余的烟丝包好，递给我说：告诉你爷爷，我心领了。

老师是不抽烟的，那一小撮烟丝他带给堂客品尝。

老师的家在樟潭镇上。学校离镇有近二十华里，他隔一个月的

星期六下午，拎一只席草打的草包，背脊骨笔直，脚步轻飘飘地，步行回镇上去。那草包里装的，八九不离十是烟丝。

老师的堂客烟瘾很大，专抽旱烟。她隔一个月到学校来一趟。老师逢双月回去，她赶单月来。来了，除去抽烟就是洗衣服或拆洗被褥。她拎一篮脏衣脏被，向村里人借一块搓衣板，到溪里去洗。洗溪水是舍近求远，村里的堂客，就在村内的水塘里洗。老师的堂客说：那塘里剖鱼，杀鸡，刷粪桶，洗脚，再脏不过，哪有溪水好呢？村里的堂客听了，不服气，斜着嘴说：什么溪水好呀，那里清静，两口子好亲热，肉麻死了。

每次洗衣，老师都陪着去。堂客不叫老师动手。她坐在溪边的一块青麻石上，把两只脚从布鞋里抽出来，扒掉袜子，是双很白的小脚，只是皮有些皱。她把脚浸在水里，搓衣板戳在腿叉子下，将打了肥皂的衣服按在搓板上呼吃呼吃搓。

老师就坐在旁边，很呆的样子，怀里抱住的是一杆比教鞭还长的烟枪。烟枪上的烟袋在他胸前有一下没一下地晃。堂客说：你累了就站起来走一走。他就站起来走一走。走三五步又返回头，原地坐下，不动。

衣服洗好了，堂客将脚从冰冷的溪水里拔出。脚已经泡胀了，肉鼓鼓的，老师看着很丰满。堂客说：那么红嘟嘟的，难看死了。老师说：哪里话呢？好看的。老师就将堂客脚抱起来，塞进怀里焐。堂客说：都麻木了。老师说：焐一焐就不麻了。

就那般焐着。堂客的两腮也红汹汹的。她掏出一个纸媒头，火柴点着，将烟枪横在两人中间，捻出一颗壮壮的烟丝豆，闷进烟盏里，纸媒火一戳，滋滋几声，烟雾就在堂客的嘴上和老师的头顶缠绕如丝。

老师自己不开伙食。不知怎么的，一些日子以后，其他学生家

长就有闲话。老师就改为轮伙，一个学生家一天。村里人都对轮伙有兴趣。有驻队干部、农业技术员以及来往过客，都吃轮伙。

老师轮伙有个规矩。办伙的人家，桌子上不能有鱼肉。他说肠胃不好，鱼肉容易闹肚子。不上鱼肉，光萝卜青菜的，一般人家又过意不去。有学生家长再三和他说，他松了口，说是一定要添菜，一碗豆腐足了。就一碗豆腐。村巷里也有豆腐担来去叫卖，剖一碗四分。这样，就常可以看到，那曲里拐弯的巷弄中，堂客手上托一碗抖抖颤颤的嫩白豆腐，有人碰见了，打个招呼，问：某某娘，剖豆腐啦？某某娘就嚷：是喽，今朝轮老师的伙。

老师吃饭时，自带一只搪瓷面盆碗。吃完一天，将饭碗歇下，他就掏出一只老式的牛皮票夹，点出粮票，钞票，用一只碗底压在桌子上。然后打招呼说：辛苦你们了。学生家长客气说：交什么伙食费？老师回话：规矩，规矩。

这样说着，堂客们已经将他的面盆碗刷过揩净，递到老师手里。他将面盆碗夹在胳膊窝里，脊背直直地消失在昏暗的油灯影里。只有他很齐整的脚步声，像竹竿拖在鹅卵石路上，啪得啪得地远去。

老师夹一只碗到人家里吃饭，久了，就有人说闲话，是嫌不干净吗？还是怕吃不饱？

他夹碗前真有一次吃不饱。一位很小器的家长，用小碗给他吃饭。他吃了第一碗，欲盛第二碗时，那家长正好用木饭勺在饭桶的内壁上刮，咕咕的声音，那意思是说：饭桶已经见底了。老师会意，不再吃。那就得饿肚子。饿肚子的事他是不干的，付了搭伙费呢。于是，他干脆自己带碗，碗大，一盛大半碗，正好吃饱。

有个别家长道：什么搭伙费，那日非小盆而，空口说白话，

能装两桶粪的旧水缸。水缸是原先杂货店的废品。四根竹竿撑起几片挡风遮雨的草帘。老师就蹲在这小茅坑上方便,一天一次。老师方便时,两脚尖踮得很高,他的背脊仍旧不弯,那样蹲法就很吃力。后来,他在缸边打了一根硬木桩,两手抓住木桩时,重心就稳,这样也就方便了。天长日久,那木桩沾满了粉笔末,风吹雨淋,就结成许多龟裂的小白块。

老师的茅坑我们不去光顾。有尿憋也要憋回家里。这是长辈们暗地里再三关照的。有尿可以随便。肥尿不肥尿嘛。我们通常在祠堂的另一个角落里,对着桑树和野花草,将黄色的液体乱便一气。

那缸里的东西就是老师的。他不准别人随便去挑。他心里排好一个秩序,半月一次,由学生家长去掏“宝”。一掏两个大半桶。学生家长就会认为:轮老师的伙也不大会吃亏。

我爷爷将两大半桶粪挑回自家菜畦上,就笑咪咪地说过:这算盘,肚子里的货色真不少。

有一天,老师很认真地要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,上他住的阁楼里去看看。我们心里一下子兴奋起来。这就是说:老师要教我们珠算课了。按老师的惯例,开教哪个年级的珠算,就让上他阁楼里走一趟。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固定仪式。

以往,我们不敢上老师的阁楼,他是有意和我们保持着这一段距离。阁楼在我们心目中就显得神秘。

我们排着队,很小心很紧张地往楼梯上迈步,一步步迈得很慢。我脚底心软绵绵的,好像踩着的不是楼梯板,而是踩在老师的身上。

进了阁楼,我的好奇心一下子没有了。我觉得阁楼和我家的房子没多少区别,只是东西摆得比我家的整齐。被子叠成豆腐干一

般,放在床的一角。床上挂着一顶棉纱帐,帐布有些黄。床下摆着两双布鞋,一双有泥,一双很干净。床旁一张条桌,一张有些发红的旧藤椅。条桌上是一盏煤油灯,灯罩的顶部很黑。在阁楼的另一角,还摆着两只箱子,一只樟木板的,镶着全副的铜铰链铜包角,包角上绿生生的,发着铜锈。另一只箱子很简易,用普通的木板钉成。

老师让我们轮流在他的藤椅上坐一下。藤椅会吱咯吱咯叫。

我们都坐过藤椅后,老师才打开了樟木箱。樟木箱内掀出一股陈年樟气,在小阁楼内左右弥漫。这有些辣有些绵酹的气息渗得我的鼻子忽大忽小的,我拼命熬着,才没打出喷嚏来。

老师搬出来一样物件,很重。他小心地将物件平放在条桌上,解开包布,是一块算盘。老师对我们招招手,很慎重地说:你们来摸摸!我们就过去摸摸,一摸我就瞪大了眼睛,原来是块石算盘。它不光算珠是石的,连排档、盘框也是石的。这是一块雕出来的石算盘。它能算吗?能算。老师看着我们全摸过后,将左手按在算盘上,大拇指一勾,咯得数声脆响,打出一排珠子,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老师说:你们看住了。只见他薄大的手掌一翻,手指头弹开,一瞬时,就有盐锅里爆黄豆般的声音炸出来,一串串地在我们耳边滚。一会儿工夫,声音没了,算盘上的一至九珠子就调了个头,成了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
同学都炸着嘴,耳朵鸟翅般弹得笔挺。老师说:你们能够像我刚才这般不歇力地打一遍,那就可以在滚了的油锅里用手指弹出一颗花生米来。

经老师这么一说,我们就更加惊呆了。我心里想,到哪一天才能学到这一手绝技呢?老师的话是真的,他手指尖上的老茧,比我爷爷指根的老茧厚。

石算盘声音响过的第二日,老师开始教我们打算盘,一块特制

的大算盘挂在黑板上,这是老师自己动手做的。黄杨木的珠子,足有碗底那么大。珠杆上扎着鸡毛,用来固定珠子。他用左手去推珠子时,脚尖踮起来。他规定我们,一律用左手拨珠子。他说:右手是握笔的,怎么能打算盘呢?左手打出来,右手记,这才正。这样,我们那一带打算盘的,只要看他开哪只手。看到开右手的,就有人说:这是野路子,不正宗的。

老师教我们珠算,几乎是突击性的,天天学。那些天,村庄里能听到东一片西一片的算盘声。晚上的时候,这声音伴了多少爷们父亲们进入梦乡呢……

那些天,老师的心情就显得很轻松。走路时就更加不紧不慢,他那种楼梯上爬下爬上的姿势,也显得更加稳重。他常年累月穿布鞋。平地里穿旧布鞋,这些日子里就穿新布鞋。新布鞋鞋底硬,声音就响一些。他啪得啪得地走进学生家去吃饭,学生家长就迎住,说一声:老师辛苦了!他就说:应该的,应该的。老师觉得有了一种安慰,很知足的神态。

老师教了加减乘除之后,说这是基本功。能否把一只算盘打精,就要学会另一招,破头算。原来这算盘的算法都从尾数算起,破头算却是从头数算。老师认为:破头算不仅好算,而且算速快,差错少。如果需要,可以边算边报出答数。我们学会之后,一比较,果然好。

到此为止,珠算课就结束了。老师说:想把算盘打得精打得神,就看你们自己。俗话说: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自身。有没有出息,就看你们今后多练多想多总结经验。

接着就将放寒假。放寒假是过年。年前家家户户总有些猪呀鸡呀的要卖,又有些账什么的需清一清,干干净净地过年嘛。这么一来,就用得着算盘。我们就在家庭里发挥了作用。我爷爷只要往

桌旁一坐,就叫:拿算盘来。然后他报数,我算。算对了,他就说:这三年书没白读。有一天,爷爷卖了一只鸡,明明他心算算对了,仍要我用算盘再算一遍。算盘珠子响几下,他好像才心安理得。

过年时,老师回镇上去。寒假结束后,正是农历正月的上旬。老师提早两天到校,堂客也带来。他带着堂客,挨家挨户到学生家拜年。老师对家长说:过年好!他堂客也说:过年好!家长们就倒茶,拿年货出来吃。老师不吃点心,喝一口茶,问学生:这些天做作业了吗?家长就抢着说:作业好像做了,就是算盘打得少。老师就摇摇头说:算盘要常打。老师的堂客不管老师,一旁和家长们换着烟抽,一边说:王老五的烟呛得好,有香头,不辣,去煞瘾。

老师就咳一下,是被烟雾呛的。老师咳起来时,那始终挺着的脊背就弯了弯。

他们临走时,家长就包上点烟丝或者是年糕什么的,说:一点东西,用不着客气的。

老师说:你们太客气了,怎么好意思呢?

老师和堂客再走另一家。

他们走了后,那家的堂客有意看一眼桌子,桌子上空空的。堂客就说:这夫妻俩也有意思,哪有年头里走人家空了手的。男的说:许是他们镇上人不兴这。再说人家是老师,家家走,那得带多少东西?

那也是,话说回来,这人终归有算盘。

本来就是算盘嘛,陈算盘这名字也不好白叫的。

堂客又说:要是我们这儿子大起来,也像他这么有算盘就好了。